

文学赋予他超越苦难的力量

曹元勇

认识四川作家杜阳林到现在,我跟他只见过两次面。

初次见面是去年十月,成都天府书展,在阿来的《尘埃落定》新版分享会结束后的晚宴上。印象中的杜阳林非常低调,他不是那种爱抢着说话的人。从聊天中知道,他不仅做过成功的记者,还拥有非常可观的资产,而且身价惊人,至于怎样可观和惊人,我却无意打探。那天让我印象最深的倒是阿来介绍说,杜阳林写了一部不错的长篇小说,即将在《十月》发表。出于职业习惯,当时我就跟杜阳林说,如果有机会,可以把这部小说交给我出版。

再次见面的时候,他的小说单行本已经出版。今年七月七日,《十月》杂志社和浙江文艺出版社联合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杜阳林长篇小说《惊蛰》研讨会”。他一如既往地低调,而我对他的印象和认知反倒越来越立体,也感觉像兄弟一般关系亲近了。这一方面是因为他的《惊蛰》充满了他个人的生活经历和切身体验,让我不得不由通过他的文字,想象出在一个贫瘠的山村,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与他的家人一起曾经遭受过怎样的艰辛、怎样的屈辱和怎样的人情冷暖,同时也领悟到他的低调背后所蕴含的苦难经历的馈赠——沉稳和坚韧。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的作品自然而然地勾起了我们这一代人对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八十年代艰苦岁月的真切回忆。《惊蛰》正式付梓之前的一个下午,我跟他通了很长时间的电话,除了称赞他用扎实的、洗练的文字,写出了一段历史时期一代人的充满艰辛和困苦的生活经验,为新世纪文学提供了一部直而真实的宝贵文本。我还特别感佩他这部小说没有止步于描写苦难,而是在毫不夸饰地书写苦难生活的同时,赋予小说主要人物——堪称作者的半自传形象——以超越苦难的精神醒悟,从而使得这部小说不再是一部关于苦难生活的诉说之书,而是一部关于一个人以苦难生活为土壤,获得生命与精神的惊蛰之醒的悟道之书。我在电话里告诉他,小说人物凌云青经过二十八天流浪才回到家乡的过程,让我想起黑塞在小说《悉达多》中描写的修行者的漂泊之旅。凌云青二十八天的流浪经历,堪称是凌云青精神成长的成年礼,因为有了这些章节,《惊蛰》一书才超越了苦难书写,获得了精神力量的升华。

当然,通过电话交流,我获悉杜阳林个人的真实经历,比小说里的凌云青更加艰辛和不幸,他曾经的流浪过程也比凌云青的二十八天流浪更为复杂。但是,生活的磨砺、思考和写作,不仅让他获得了超越苦难的力量,而且早已让他与过往的苦难达成了和解,这也让我对他《惊蛰》之后的写作充满期待。

在北京参加“长篇小说《惊蛰》研讨会”期间,阿来透露杜阳林一度下决心要彻底放弃他的生意,专心文学创作;近几年,虽然生意还在继续,但杜阳林基本上已不太过问,而是一心扑在了写作上。他的这种从生意兴隆的商海华丽转身,转向文学写作之举,仿佛就是二十世纪初美国现代文学开拓者舍伍德·安德森传奇经历的再版。

1912年,正当舍伍德·安德森经营的生意蒸蒸日上之时,一天下午,年近四十岁的他中断向女秘书口授商业信件,匆匆离开了自己的经理办公室,再也没有回去,因为他再也无法抑制内心翻腾的寻找真实自己的冲动,他找到了文学,并开始以小说创作写下自己对自我、对生活、对社会的求索和思考。

袁银昌先生的“缘·书·影”展览正在举办,可喜可贺。此次展览名称中有一个“缘”字,我和袁银昌的缘分始于大约20年前一起出访参展法国图书沙龙。当时两人为室友,相约挤出时间参观蓬皮杜

水平。随着《话说中国》热销和畅销,袁的设计也成为同行学习和模仿的范本。时至今日,10多年过去了,《话说中国》还在重版,他的书籍设计依旧光彩照人。

本人从2001年任职

“点石成金”者赞

李新

国家文化艺术中心,甚快。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与袁银昌来往渐多,他为人低调,做事认真而且勤于思考。慢慢地,我的编辑同事们也找到了和袁银昌合作的一点点规律,快稿急活儿不去麻烦袁老师,重点图书的设计都希望袁银昌出手把关。

大概是2013年的一天,白石老人奇特的印石被藏家取出,展现在我们面前时,我们都惊呆了。白石老人把诗书画印的艺术一并集中在一方小小的石头上,可谓前无古人后之绝品,同时从未面世。于是《齐白石四绝十方》一书的设计工作落在了袁银昌的肩上。为了能让四绝作品完美地呈现在纸本图书上,袁银昌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反复多次修改设计方案,精心打磨,以十二分的心和专注处理每一个细节。在印厂试纸看样时,我曾注意到他不动声色却又凝重的神情,心想此书非他莫属。果不其然,当成书摆在我们面前时,白石老人



袁银昌设计的《话说中国》一书的设计工作落在了袁银昌的肩上。

“谢谢!昨晚很开心!你忙里忙外很辛苦!永玉老师的风采和你大管家的风范都好赞!”2018年10月9日,这条发给黑妮的微信,是收到她发来的前两天的众人合影照片答复她的。

2018年10月8日,黑妮邀请我、翻译家周克希、评论家周立民、文汇报笔会主编周毅等几人去和平饭店吃饭喝咖啡聊天。这是我第二次见到黄永玉先生。几年前,在瑞金宾馆与黑妮聚会,黄永玉先生从楼上下来,又外出,与我们打了招呼。看到周立民,就很自然地想起,巴金故居一进门,黄永玉先生画的巴金像。画得太像了!那种神采、风范。黄永玉先生的散文集《不给他听音乐》中有一篇《巴先生》,深情记载了两人之间的交往。“巴先生自己写的书,翻译的书,出的别人的书,我几乎都读过。认识新世界,得益于这些书最多。我觉得他想的和该讲的话在书里都写完了,他坐在椅子上,脸孔开朗……”他们相识于1946年的上海。

黑妮叫黄永玉“爸爸”,既敬重又孝顺的温柔口吻,使我惭愧于自己对老爸的粗疏。黑妮完全继承了爸爸的艺术天分与独特的幽默诙谐。用胡萝卜就能够做出生动可爱的动物造型。编发她的随笔,是我的快乐。

2018年12月13日,黄永玉先生的《我想不到的长寿秘



读者·作者·编者

黄家两代人

杨晓晖

有一段时间没有收到黄老师的短文之后,今年7月,黑妮说,她爸爸在写回忆已故朋友的文章,是《比我老的老头》一书中,没有写到的。这就是刊登于7月25日《星期天夜光杯·记忆》两个版的《只此一家王世襄》,7000多字,十幅插图。永玉老师一气呵成,黑妮负责精美夜宵。夜光杯微信点击率颇高,读者留言无数。“唐鹤平:读过不少他的文字和画作,看过不少关于他的文章,真是一位有胆有识有情有义好玩有趣的老人家。思路依然清晰敏捷,文笔还是一如既往的诙谐风趣。赞叹!”“大笨猫:你能想象出这是一个97岁人写的吗?语言如此生动幽默,如此博大慈爱,你还能找到第二个人能这样吗?这是一个奇迹,一个不会被岁月腐蚀的奇人。既是艺术奇才,也是文学奇才。”“邱亚彤:太喜爱这个老先生啦!太过可爱有趣,永葆纯真!”“茉莉芬芳:祝福大师黄永玉安康幸福!为我们写出更多更美的文字!太爱您了!”

并不知道台风“烟花”要来临了。之前,发信息给周克希先生,约了时间地点,要请他吃他最爱吃的牛排。周老师当时回复“好的。”——他并不知道,我要深深感谢他:某一年的某一日,他介绍黑妮与我相识。我们一见如故,友情长青。

今夏出梅就入伏,气温高,乐坏了卖冷饮的商家。我居住小区附近的一条马路,比较僻静,竟也开出两三家出售冷饮的小店,光是冰淇淋就有蛋筒的、巧克力的,香草味的……孩子扯着妈妈的衣角逛街时,吵着嚷着要吃冷饮,年轻的母亲也是整盒整盒地朝家买。

这情景让我想起古人夏天的饮品消费。许多古籍留下了这方面的蛛丝马迹,古人称为“冰食”。唐宋时代饮品的花样还真不少,诸如《梦粱录》记载的“雪泡梅花酒”,《东京梦华录》留下的“凉水荔枝膏”,大诗人杜甫诗《陪诸贵公子丈八沟携妓纳凉晚际遇雨》:“竹深留客处,荷净纳凉时。公子调冰水,佳人雪藕丝。”这“冰调雪藕丝”的名称还真很有创意。

宋金时期北方文学的主要代表,被尊为“北方文雄”的元好问,晚年作《续夷坚志》,虽是志怪小说,其内容倒是涉及夏令生活,其中写到甘肃临洮民众做“冰镇珍珠汁”:“临洮城外,洮水,冬月结小冰子,如芡实,圆洁如一耳垂之珠。洮城中,富人收贮。盛夏以蜜浆调之,如珍珠粉。”至于冰淇淋,是一种冰冻的奶食,元代宫廷里的夏日饮品就有称为“冰酪”的冷饮,当时在宫廷里为元帝讲经的文人陈基,曾经赋诗:“色映金盘分外近,恩兼冰酪赐来初。”说他承蒙皇上的恩典,得吃冰酪,冰酪盛于金盘,黄白相映,这真是一份难得的殊荣。拍马屁的味道甚浓,但留下了冰食的文字。

清代藏冰业得高度发展,冰不再是罕贵之物,夏日饮品业一跃而上,变得非常普及,严辰《忆京都词》注:“京都夏日……宴客之筵必有四冰果,以冰拌食,凉沁心脾。且冰亦可以煮食,谓之冰核。冰窑开后,儿童舁卖于市,只须数文钱购一巨冰。”《燕京岁时记》:“京师暑伏以后,则寒贱之子担冰吆卖,曰冰胡儿。”这种冰胡儿,就是比较原始的冰棍。北京的冷饮业一直比较发达,优于他地,可能与宫廷夏日冰食不无关系。

说起“冰淇淋”,自元代出现“冰酪”,宫廷引领,民间效仿,催生了夏日饮品的新业态。西方人制作了他们的冰食,及至近代,欧美风雨东来,这种冰食多了一个“Ice cream”的洋名字,许多人都喜欢得不行,大概在二十世纪30年代,冰淇淋曾经风靡上海滩,作为夏日消暑饮品,广受欢迎。

上海地属亚热带气候,虽然濒海临江,但每年总会有一两个炎热的夏天,夏日饮品市场非常大。据申报记载,1934年左右,棒冰开始风行于上海冷饮市场。最初是在大世界对面的一家棒冰公司,位于敏体尼荫路(今西藏路)上,发售一种油纸扇式样的块冰。上海是有创新力和传承力的地方,据说早期棒冰的发明者是一位商人,他将果子露、粉质糖溶和,经过冷却,凝结成为棒冰。棒冰有个木棍,吃起来方便,售价低廉,一出现就深受欢迎。正因为生意好,当时上海的棒冰公司蜂起,售棒冰的店家及摊贩也日益广泛,特别是卖棒冰的小贩走街串巷,每到夏天街头弄口到处都有棒冰的踪迹,棒冰一下子就在市民中普及开来。

随着社会的进步,上海人的冷饮种类越来越丰富,还出现许多网红店。适当融入一些年轻人喜欢的时尚流行元素,增加用户黏性,还有不小的发展空间,让文创进一步带动夏日冷饮的丰富发展,值得思考。

夏日饮冰小识

仲富兰



水佩风裳 (中国画) 龚晓馨

慈姑亦名“茨菰”。“茨菰”,乃纯植物名;而称“慈姑”,则有了人文的内涵。盖如“慈孝竹”畴。《本草纲目》对茨菰有描述如此:一根岁生十二子,如慈姑之乳诸子。故以名之。谓其春植一粒种,秋收获累累然。

你看看,它分蘖的晚辈们,围主根而坐。那主根提携,拉扯着小儿,似围炉夜话,喁喁有情。如一老妇护犊。非“慈姑”而何?人们在种植、享用时,也因其名而得教益、启迪。

而在我潜意识里常将它与荸荠比。除了其均属水生植物外,更在于它们有诸多可比之处。就其果实球茎而言,茨菰通体粉白,荸荠全身枣红;前者长圆形若汤圆,后者椭圆似汤婆子,前者大于后者约两三倍。然二者身上都有一圈圈围脖似的茸毛,如渔夫的棕蓑衣,发芽处都有一个喙状的尖尖。不像荸荠形制各异,而它们都比较规整,如脱胎于一个模子。若拟至于人,一个像白盔白甲的吕布,一个似红袍赤脸的关公。若论其茎叶,茨菰茎若荸荠青梗,有楞,中空外直。叶

似箭簇,也像燕子的尾巴,风过处翩翩翻舞,一副绅士范。所以它还有另一个别称叫“燕尾草”。荸荠茎叶则如蒲草,细劲笔直,硬生生矗在田畈里,像不合时宜的倔老头。

茨菰的花怎样?印象淡薄。莫非是它的绅士般的叶盖过了花的风头?事实上它有花,古人有“岸蓼

“慈姑”夜话

朔梅

疏红水苕苕,茨菰花白小如萍”的诗句。其花粉白,然像浮萍般碎小,每朵三瓣如三叶草,中间有蕊,似未成熟之蛇莓,青色,肥厚而饱满,宛如小家碧玉。无怪乎粗心的人们不在意了。只有懂得欣赏的人,才发现它的美。比之荸荠无花,它还好,尽管小,毕竟有花。有花就有梦。

它生长于水网地带,地宜卑湿,勿脱水。其生长慢,周期长。夏初植入,待入冬才可以开挖,历半年余。其间,附以腐草、猪粪为肥,

兼取其土质松软,宜于生长。经过风霜雨露后的茨菰,铅华落尽,其精华全归敛于球茎,那就是供人们享用的茨菰了。除非你到市场上去买,才大贩大贩地挖掘,否则,一般农家都随吃随挖。埋在泥土里越冬,保鲜保湿,口感不稍变。

茨菰不若荸荠、土豆,一烧即酥。它比较生脆,有些像荸荠,但没荸荠爽口。觉得它介乎荸荠、荸荠间。茨菰可做许多种菜肴:茨菰百合、茨菰豆腐汤、清炒茨菰、茨菰烧肉。反正茨菰如牌中的百搭,可以作主,也可以为佐,花样百出。只要看主人的喜好。如我则喜欢茨菰烧肉。

于吾乡,茨菰不若荸荠、菱藕之遍植。而松江、青浦及苏浙,都有种植且供应市场。盖地势、水位高低,抑或俗尚故也。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茨菰乎?慈姑也!

十日谈

宛在水中央 责编:杨晓晖

文言文

任溶溶

我小时候和大妈生活在广州,父母亲生活在上海。每星期我都要给父母亲写一封信。写信用的是文言,一开头就是“父亲大人膝下敬禀者”,我父亲也用文言文回信,他根本不会白话文。好在我读私塾出身,文言文没问题。我还替姑姑婶婶们写信,用的也是文言文字。当时白话文还是新风尚呢!

再说后来读书虽用白话文课本,但活叶文选等还是选用文言文的古文。回想起来,我小时候是文言文占优势的年代。



夜光杯